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壻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闕徙溫其在永嘉則諱獨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胄監檢法御史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與原公所自為壻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錄公言行一編屬某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姓游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

孤泣訴英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之請書其槩納之
幽而狀埃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
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以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
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
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發煩
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父先進多周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
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問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
同產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
奉郎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瑒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轟友以郎新監左
藏封塔庫門章伯喬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間之

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及
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善
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問系皆曰聞
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稱曰平陽
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耐也自今
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善
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翁評
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善
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
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幸也

會蕃仲萬里使虜中李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
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錄舉進
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
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李陽始念不在官與祿
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交感來弔蕃仲亦一幼子豈料
然不及見由此言之李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
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豈
嘔街不得施用以歿李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
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
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
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賚幼未
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
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

年十有一月己酉李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
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行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父叔家得與石呂二
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課報應者則公父子
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半如拭有泉琮然出兩
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焉煥燿石
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頓首空誦佛書過
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
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居去家三十里羨舍墓下久之不返
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春以悅安之皇考
終焉几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卒公以其地合葬於是而

墓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後入
鄂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
亦寢疾五日盥漱櫛緘乃逝享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
時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弟譽之奉
乞墓銘未就譽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錢王自中結仲
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其聲之扶服
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
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 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
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
進士奏官其第三譽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某歲克
二壻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孀人賜冠
陳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請于各有立孺人先公生
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
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感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
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侔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
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漢良史之筆取舍固殊
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
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
申者嘉後者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槩見徒以書一
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
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軋道之
庚寅年不州大饑米斛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
過道蹙即陽不省衆無與畫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

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所
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宗是
然變正色曰永嘉故樂土奈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乎
趣上其名術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未
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
齊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懷書至榻前奏上
勿明所繇未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
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
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
書生也枉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
七尺寸之柄而全闔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
來乞銘余故不辭而又不敢恐俟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
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

其先入闔家福之長溪赤岬由赤岬徙温平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凡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
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
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宥容寓定冠進
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溥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
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
十有三卒於溥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傳伍博讀而豪於文章
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達義之急然公於賦否至喪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已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疎戚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
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

迨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
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尋
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寧亦
亦既可圍褒大之遷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墳誌

吾友陳謙益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賈其
第三子渙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
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
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
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明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其
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其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龜乘少
南為輩行以諸村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
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
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益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
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
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
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
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誦公附已公謝不就

而少南以忤秦意遂失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場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在
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家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復名園以
觀願名某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執道士辰進士雷
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某適羅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蕭寺中扣所詣屢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
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鬢雖然無倦意立談作書
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
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
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滿陽遣其孫子順來成札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 慶興累封承
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侍備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
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勳老二女孫長遠直隸圖閣

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履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
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
集早哀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
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
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
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墓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
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兄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
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
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貫累鉅萬而急教子
長願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儼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問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頹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于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畧課其經又若干畧課其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掇取其說問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策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着子潛子簡一女適陳孟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二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來之銘

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懶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縕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墳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廼早夭故公海制置叅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於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墳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權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九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享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易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軋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說宗澹宗洙宗汾說早卒宗洙為元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傳良嘗聞之相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笑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訾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亨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鏡三間

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
孀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
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達於
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
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固年五十有
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
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
二女適諸葛詵林斯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
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
與茶尖對峙為六竈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
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
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
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

至鮮也我邑後人種之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兄際可擴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
府君為李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二十有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
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飢不下咽輒廢七節
母為之強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師曾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曾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居院至
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

缺都官為授

衡州司馬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
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屠釣狎有所
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勃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耆耦耕
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盖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
之不仕盖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誇光中
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眾同自衣飯
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問從
兩僮簪衣羸粮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月或
遺雅致亦不電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
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
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
嘉數舍先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永
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
行至則托淨光山踰月迺歸道過烟黨不肯留私戒其僕曰
亟歸亟歸無為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
謀強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三寢室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
承事郎斌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進

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
齡孫峻岷岷女一人松從予游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
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
其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
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韻赫赫然世
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名余省事
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陳此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
佛之歲也

陳百朋曠誌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
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
則又與辭屬哀情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墳公諱

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洲享年八十有六
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已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
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遠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曠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
成子父廷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
進士第調汀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
薦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
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中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運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
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妻
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
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克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歸

仁鄉晚徒縣之摘莊雅愛仙地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
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
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
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 今上皇復有朕得新名於
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
學去智為恬假之持文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
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褻族為學
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項
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
室奉母門巷深覲升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無
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寄

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
息浸微 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笕鑰付吾兒夫人哭方
悲亟出笕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返即書案夫人執
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
德多嚮一夕從顧言無趣起意課佛書或施舍為終其身為
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
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
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傳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
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
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注世
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亮
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尚其廬識其父元者幾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元至於數會如始主歲久益而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無乏於教子持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為公祭酒次二子下文於齊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強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庠生每顧霖先生飲食如何於吾輩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脫粟澣寢甚也霖亦待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進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章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泯泯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泯泯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

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少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某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癯也然如不自持千日累糧米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 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此立者誰耶

是為陳子傳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
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
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
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
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孀上舍生
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
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
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
以余兄子師轍為已子以進賀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
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
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其評
罷食貧歲月視食祿為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中
其侵未嘗有甚也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敏如賓友今亡矣嗚呼
其哉命既定分也歸於太爾時兼君而自識其略納之吹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 皇不仕

祖強 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 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膾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
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細繹絕不治科
舉業有隱君子表既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吏名
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
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錄是益
務自欲制充養蜀制置蕭振碑公為屬部將有恨訴統制者
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繼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
公論武昌形勢直准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
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
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伯孫
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情
遂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歸必不樂曩時王彥營

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成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甲將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
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
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
陽而還兵圍將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發蔡要害得蔡則將
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犯王權退
次柘臯李顯悲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
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虜兵不戰可殲捨蔡援
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鷄之洒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東來特
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者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
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遷吏倉

卒興發騷然柴桑遷孔子宮避成將嘉魚樂學宮繕壁之江
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
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糴糶
徙宦江湖者歸爭相望於道公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
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奮奮三分其粟
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
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采歸者數千家江西時
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
叱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逖劾罷信陽守
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
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粟錢乃七十二萬米一伯八
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其
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墮民之水

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薨明年蔡
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河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
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
強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
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者
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
千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籍以
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檢遇非常死事者為推
賜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
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闕官賦之禮
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圍毬擊其為士若
大姓附編存之勿籍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

九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
頓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鑿護病
者不借至不宿府檄治若屋百數區派流二千三百餘里程
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
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役費
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鈞
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茶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為
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惰民賴其
便凡公意趣鄉輒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
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夫今不為焉能賴首它令
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其木竹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總

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
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
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
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
類此調發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突薦召公讓
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
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况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權移近密衣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球備固寵之術意有所
偏患生不察願 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遠三公之選責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
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
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
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
方鎮之兵今宿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
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
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
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
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顛陛下受
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
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
允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奕方
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
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

中興之業徒篋俸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
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
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此至
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
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
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
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父常平錢米
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
即幸勝之方上勞 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
徑武昌之近新息壽陽之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

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
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朝以君命相屬公
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
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造亡將移漢
祖嬖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
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趨發不
歸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
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評
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其自術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罪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
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言丞
相亦翼然為敬頃之乃反復切論徼功大速興事太耗速無

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
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飢
民流淮甸暹州又有言婦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
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
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
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
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
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歲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
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

寓山谷依人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戶矣即撫勿徙以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千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

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犁耙鉏鋤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犁刀一每年二轉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又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為霖震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塲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廼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試其俗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 八子雖不盡然之姑惟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勅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真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恭以憂死錄

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
齊安之請還也命數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
對卒展卷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准地實不
加關臣諷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
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
宜合刻請以狹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
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統首空設蒐除苟簡循
准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艸料之征勞遠虛邊
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奇繼苛一郡三邑二令權憤險阨非
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設至此
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
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
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入多
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選
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
朝廷正則疆場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曩橐遠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
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退人物
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乎號揚廷雖出睿斷
喜怒氣歇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
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效陛下誠幸聽
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敢言
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
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頭治遠
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奇聲問故卒索歸之國

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過者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庫陋如
故廼聞有靡緒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
乎 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
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 上曰聞亦險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
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報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
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選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辭其几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駭行如響
故諱缺欠者相目美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
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 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
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耕折二氏外
別帥則以三衛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解績效驗入備政
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
知勤光堯中興公邊置鎮茶鹽之外舉准與之恃以固圉計
亡劫其臣願按行成憲衆遠鎮守統帥與即不限文武忠智是
良且無拘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
方今設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謹曰盡善備辭先入具
議不繼百辟盈庭義成孤立是日奏罷 上留語良久公將

退特溫辭寵藉之六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志能煩
印額部異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 陛下唯中
道尔 上曰如此朕後何憂公至郡諭月戶部奏言諸州經
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今監司給督州縣以凡日收錢據實條
層分隸否則效聞令下吏相顧莫敢連明者公獨首奮為當
略言之其畧曰舊額九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權本
六為保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亦
病之也然亦度舉於奇羨矣久之乃良羨錢校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信比也
後額有上供月格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
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殊
廣亦用彌遺由此場務疊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

子民而不得驕者復隸額外之征撥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
民病甚矣且以胡之都務雜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二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抵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項凡四十萬八千
錢有奇使今且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抵制之額其餘為
上供諸雜項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卿所謂係省在州之
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莞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項之餘迺係層分隸庶或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恚違郡胥悍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 上迺寤前奏湖無苗米饑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縉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若 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費五百三十有一

人其廩稍為絀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太半其已全輸者所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于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載之費不與焉蓋以就祿八十有三人 嘗為緡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賚予之幣齋亦以二萬 數凡增費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雖劉晏將柰何亟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糴 乞以折帛細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諫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鮮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獨諫 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材識它日某官缺負宰

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之為是他亦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羸屨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嗇乎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歆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并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未獲不以百氏故發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

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
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
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
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場于
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
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守
操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
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
文訓若干卷詩性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
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
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脩之亦
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
十國紀年莊綽襟書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

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
其校異書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
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
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婦行皆應書公
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悅聽蓋不
失公意云一子曰法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
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
提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
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
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性依公具區榻上卒學苑茨一間
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
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九七八年
間遠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霽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錄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
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為荆
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
謂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
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之端
姪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
夜旦不輟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
州司戶參軍關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

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此羅
兩表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
儕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彙其族而厲其鄉人父之上丁交
乎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
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姪時以所不牛就公決質之惟一唯
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
其戚休非眾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縣官有郵政為守
者率需公至為方略公白事當若何當當集何立聽行之然
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衆志矣紀興
之季年也防海隘與之甲申跡疫丙戌埋醜乾道之庚寅至
知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乘
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立達
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聞人熟不

輕以獄訟昇屬吏雅聞公賢數談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府意所疑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逆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悅待士禮以
已教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
辰也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持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或為不義必反覆鑄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
塵塵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貴室事一切勿理趨公
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備講問日加切余嘗見
公與張淳中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
之公曰健天德也蓋求其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
固汝者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愧規意之淺也此時歿猶校僻
僕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盟櫛已遷索紙書遺友人以
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

伯忠甫又以一紙言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婦之
適劉氏婦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
曰汝行之母敢違戒又曰語汝毋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
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遂谷如平時又頃丞相遺客與其子至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
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承請始余聞公誼甚高
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
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
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試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諱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登為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讓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
未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今伯益同為紹興二十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絲文詞以孝睦為本性時金華登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今青田復早世公撫教
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
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違皆
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
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頽行前論
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蓋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
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衆媚忌顯異幸其遷官鮮有如
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
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而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 陛下豐
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漢宣帝而
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日以競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
所欠為米十有四万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
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採荒當罷去永嘉不
宜蠶民歲輸絹以貿然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素土例槩數
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達造二百艘者宰相以
為門公懃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
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
測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
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某里
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
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予則參政公將誰從
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